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“十一五”重点规划项目
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



朱越利◎主编
【上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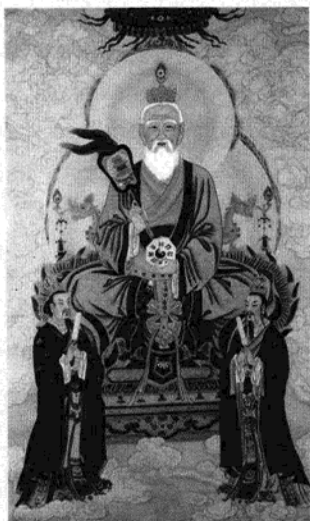
道藏说略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道藏说略

【下册】

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
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专项资金补贴资助



朱越利◎主编

子

W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道藏说略/朱越利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5402-1968-0

I. 道… II. 朱… III. 道藏—研究—中国 IV. B9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0180 号

书名: 道藏说略 (上、下册)

著者: 朱越利主编

责任编辑: 李剑波 胡芳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码: 100054

经销: 北京燕山出版社发行部

印刷: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

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数: 965 千字

印张: 51.5

版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: 978-7-5402-1968-0

定价: 100.00 元 (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—65240430





前·言

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2年10月推出了一套《经史说略》，即《十三经说略》与《二十五史说略》，销售火爆，出版社不得不赶紧于2003年3月第二次印刷，以满足翘首以盼的读者。受市场鼓舞，出版社萌生了出版说略系列的想法。系列之二确定为《佛典道藏说略》，包括《道藏说略》和《佛典说略》两册。

2004年下半年，北京燕山出版社开始打电话同我联系，说是他们的学术顾问白化文教授全力推荐我和方广锬研究员，分别主持《道藏说略》和《佛典说略》的编写工作。

大概是20年前，有一次，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库里找书，在书海里邂逅白化文教授。馆长主动为我们作了介绍。白化文教授为人彬彬有礼，恪守传统美德。白化文教授是周绍良先生的弟子。周绍良先生晚年隐居东郊农村一座幽静的别墅，远离城市的喧嚣。那时北京马路塞车已经令人生畏，我去别墅看望周绍良先生，深知去一趟行路不易。那些年，年过古稀的白化文教授不惮长途跋涉之苦，时时驱前问候，市内郊外两头照料，直至周绍良先生西归。亲子也不过如此，令人感动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我们那套《道教文化丛书》，就是1992年12月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。我写的一本小书《道教要籍概论》，也列在丛中。

2004年12月30日，责任编辑杨韶蓉女士来我办公室约稿。她将一套《经史说略》带给我，我浏览了一下，肃然起敬，作者们大部分是研究某经某史的学

术权威。

经过8个月的大力邀请,2005年8月20日,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向作者们发出了约稿函。不久,商讨撰稿各种事项的电子邮件不断发来,电话不断打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书稿也陆续而至。

一年后,2006年8月18日,北京燕山出版社邀请有关人员,在西山大觉寺讨论《道藏说略》、《佛典说略》和《太平广记会校》的编写出版工作,检查写作进度。总编辑赵珩先生重申,《道藏说略》和《佛典说略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“十一五”重点规划项目,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。出版局和社领导非常重视,要求这套书从撰稿到出版均要以出精品为目标。《经史说略》是不设主编的,会议决定《道藏说略》和《佛典说略》设立主编。另外,因杨韶蓉女士已调离,出版社决定改由原编辑室主任李剑波女士任责任编辑。后来,增加了新编辑胡芳女士任责任编辑。

大觉寺是将现代物质享受与佛意禅趣结合起来的场所。季羨林先生曾在报纸上发表散文,对在大觉寺小住几天表示非常满意。当晚,我们在寺中一处花木扶疏的院子当中,靠坐在藤椅里,围着圆桌,饮茶避暑,享受古寺清幽的山间夜色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张苏处长、中华书局顾青副总编辑、中国人民大学张国风教授、赵珩总编辑、李剑波主任、杨韶蓉女士等在座。我听着大家高谈阔论,想着往常此时我正在敲键盘,身心感到一阵放松。我写了一首七绝《桑拿天夜宿大觉寺》,以纪念《道藏说略》编写工作。歪诗曰:“大觉禅寺茅台酒,明慧花庭龙井茶。围坐高谈消夏夜,山风送爽喜得暇。”

以上讲本书的缘起。我想说的是,《道藏说略》的问世,应当归功于北京燕山出版社。题目是他们提出来的,他们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,倾注了大量心血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将《经史说略》定位为国学基础读物。李学勤先生在《经史说略》的第一篇《经史总说》中说:“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,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,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。《经史说略》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。”

《道藏说略》的定位与《经史说略》完全相同。它既带有普及道经知识的性质,又是学术入门的向导。

《经史说略》的《出版说明》介绍了出版社选邀作者的标准:“一、撰稿人必

须是学术界德高望重、名实相符的专门名家；二、撰稿人在某经或某史的研究方面有专著出版或专文发表，并为学术界高度认可；三、撰稿人必须是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，非常了解年轻学子的现状，并洞悉他们的特点，以期在撰稿时体现出针对性。”

我以为，出版社制定这样三条标准，就是要保证国学基础读物的学术性和高品位。具体地说，就是要保证提供的知识是重要的、准确的、完整的和新鲜的，提供的指导是正确的和一流的，同时还要深入浅出。只有研究得比较透彻了，才能够把复杂的知识和深奥的道理用几句大众语言讲出来，使人一听就明白。国学基础读物看起来简单，写起来不容易。

《道藏说略》也是按照这三条标准选邀作者的。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道教的学者，绝大多数活跃在科研或教学第一线，许多人站在学术的前沿。因此，《道藏说略》不仅便于学习和使用，而且也等于为青年学子们开列了一张道教教学老师的名单，学子们可以照着名单寻师求教。

我想起青少年时代阅读过的通俗读物。这类读物对我的心灵启迪很大，同时教给我许多宝贵的知识，使我受益终生。我对优秀通俗读物的作者始终怀着感恩之心。他们之中，不乏大学者和大作家，比如主编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和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的吴晗，比如撰写《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》、《地心游记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八十天环球旅行》等系列科幻小说的儒勒·凡尔纳，等等。

《道藏说略》的作者都很忙。他们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，似海绵挤水般挤时间写《道藏说略》。有的作者是在病中完成书稿的。有的作者在国外出差时还在抽空写稿。有几位作者是中途甚至是快到截稿日期时，我们才紧急邀请他们“救场”的。作者们的写作都很认真，书稿的质量整体上超出了我的预想。作者们也许是见贤思齐，向吴晗们、儒勒·凡尔纳们和李学勤们看齐，怀着对社会、对青年的一种责任感。也许只是为了兑现对约稿函的千金一诺。

以上讲本书的写作。我想说的是，《道藏说略》的问世，应当归功于本书的作者们。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责任感和守信的品德，在今天是多么可贵啊！

朱越利

2008年9月1日



目·录

前言	1
上册	
《道藏》总说◎朱越利	1
敦煌道经说略◎王卡	27
藏外道书说略◎陈耀庭	54
洞真部道经说略◎钟国发	78
洞玄部道经说略◎王承文	102
洞神部道经说略◎樊光春	124
太玄部道经说略◎尹志华	152
太平部道经说略◎胡孚琛 姜守诚	178
太清部道经说略◎盖建民 夏涛	195
正一部道经说略◎郭树森	213
符图类道经说略◎姜守诚	251
仙传类道经说略◎杨莉	283
名山宫观志说略◎杨立志 王少儒	312
戒律类道经说略◎丁培仁	361



【道藏说略】

科仪类道经说略◎张泽洪 401

下册

法术类道经说略◎刘仲宇 435

易学类道经说略◎章伟文 463

数术类道经说略◎章伟文 487

医药养生类道经说略◎杨玉辉 501

内丹经说略◎霍克功 528

外丹经说略◎容志毅 572

科技类道经说略◎姜生 韩吉绍 618

道教善书说略◎唐大潮 周冶 645

神霄经说略◎李远国 661

净明经说略◎郭武 686

全真道经说略◎潘显一 田晓膺 雷晓鹏 704

《道藏》中的佛经说略◎强昱 724

道教类书说略◎王宗昱 772

道教碑文说略◎黄海德 788

禁毁道经说略◎朱越利 811



《道藏》总说

朱越利

《道藏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，包含着丰富的精华。研究道教自然离不开《道藏》。《道藏》对于研究中国文史哲、中医学、中国古代科技等，也都是重要的史料。

汇集道教经典的总集称为《道藏》。《道藏》的编纂经历了悠久的历史。历代编修的《道藏》，现今只有明代编纂的《道藏》硕果仅存。我们今天一般说《道藏》，指的就是明代编纂的《道藏》。

明《道藏》并没有将明代万历年之前的所有道经收齐，尚余少量“失收道经”游离在《道藏》之外，比如敦煌道经。已经有学者将敦煌道经整理成集。明代万历年之后“新出道经”大量问世，当然更属于藏外道书之列。藏外道书是本应收入或者说等待收入《道藏》的道经。已经有学者编辑出版了《藏外道书》。从道经总集的角度来说，介绍《道藏》，不能不包括“敦煌道经”、《藏外道书》以及其他道经丛书。

一、《道藏》的特点和价值

按照宗教严格的说法，只有神说的话和神传的文本才能称为经。所以，许多道经不署作者姓名，声称出自神仙，或者在署作者姓名之处直接署神仙名。关于此类道经出世的神话有以下一些：第一，妙气所成，自然天书。第二，神尊口吐。第三，神尊天宫说法。第四，神神授受。第五，神帝授受。第六，天神授受。第七，

神真撰或下传。第八,面壁现经。第九,神仙现世,亲授真经。第十,神真降授,记录成经。第十一,异人降授。第十二,依托祖师名人等授。这些是本义上的道经。其实,所有的宗教经典都是人写成的。这些作者为了创教、传教,塑造了神,也编写了经,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。这为我们考证作者和年代带来了困难。

有的本义上的道经,被人注释和论述。有的神仙和道士,被人撰写了传记和年谱,整理了语录。教团制定了戒律、清规、科仪,教派书写了发展史,宫观编写了宫观志、山志。还有的道士和对道教感兴趣的人士留下了有关道教的游记、诗词等。这些作品大都题署了作者的真名实姓,不少还附有序跋。这些作品也被笼统地称为道经,这些是扩大意义上的道经。为了叙述方便,我将上述本义上的道经称为第一种道经,扩大意义上的道经我将之算为第二种。有些道士撰写了非道教内容的作品,是因人而称的道经,可算作第三种。后来编辑《道藏》的时候,把第二种、第三种道经也收录了进来。

还有第四种,既不宜扬道教教义,也非道士所作,是因收于《道藏》而称的道经。具体地说,《道藏》也收录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医药、养生、天文、史地和诸子百家的著作。因此,《四库提要》贬斥《道藏》滥收充数,毫不掩饰对《道藏》的蔑视态度。道教界的陈樱宁对《四库提要》的这种态度深感愤慨,特发表《论〈四库提要〉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》一文予以反驳,一抒胸中块垒(见《道协会刊》第4期,1964年)。《道藏》是滥收充数,还是道家学术之全体,《四库提要》之批判与陈樱宁之辩护孰是孰非,此处不作评判。但是,要是说起明《道藏》,我们只能尊重它的本来面貌,尊重它收录了四种子书的事实。对于其他道教丛书,也应持这种态度。但是,我们只应承认前两种为真正的道经。

《道藏》中的道经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、道家哲学、术数、巫术、鬼神观念、自然崇拜、儒家思想、宗法宗教、佛教教义等内容,采用了数十种古代文体。从内容到形式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干,并融合有外来文化,这是《道藏》的第一个显著特点;中国传统文化是广博的。道教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,所以《道藏》也是广博的。内容广博,形式多样,这是《道藏》的第二个显著特点。

道教与世界三大宗教完全不同。道教的一些派别有创始人,有创教派的根本经典或祖经;但整个道教没有唯一的创始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最初、最根本

的一部或一批经典。我们无法指出第一部道经究竟是哪一部,也无法指出哪一部或哪一批道经可以直接代表道教所有派别的教义。道经是各时期各派分别各自编写的。比如,两汉产生了太平道经、五斗米道经以及一些仙传和该时期丹经等,六朝产生了魏晋五斗米道经、洞渊派经、南朝天师道经、三皇经、灵宝经、葛氏道经、上清经、陆修静总括三洞的著作、楼观派经等,隋唐五代出现了尊崇道家诸经的注疏论述、茅山派经、三洞科仪经典、重玄派经、正一派经、天童派经、道教的孝经、道教哲学诸经、该时期外丹经、该时期内丹经等,宋元出现了龙虎山天师派经、新神带来的新经、神霄派经、灵宝大法、清微派经、南宗丹经、劝善书、全真道经、该时期外丹经等,明清出现了明正一派经、清龙门派经、该时期内丹经等,近现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道经。子书所属派别的多元化是《道藏》的另一显著特点。

道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道经也越过边境,流传国外,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积极作用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《道藏》的价值:

1. 《道藏》的宗教价值

道经作为道教信仰的文字记录,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受到许多统治者和广大道士、信徒的尊崇。道经是道士和信徒的读本,诵经也是一种宗教活动。《道藏》的主题是宣传对道、对神仙的信仰,诉说着道教著述家、活动家和广大信徒的自我意识、世界观、痛苦与呻吟以及人生处方。它反映了一些人对终极真理的追求,一些人对现实斗争的逃避。它凝聚着人类的某些智慧,也暴露着人类的某些愚昧,是中国历史的一面巨大的折射镜。

2. 《道藏》保存了不少珍善本

《道藏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成果。敦煌道经是目前已知道经中最早的手抄本,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。各地图书馆还收藏了一些宋版、元版道经,均很珍贵。明《道藏》源于《政和万寿道藏》,其中有唐版,宋版更多。比如《道藏》本《墨子》源于宋本,《墨子》唯赖《道藏》才得以保存。若无《道藏》,我们今天则无《墨子》可读。《道藏》之功,此为一端。《道藏》中无法判明年代的版本,至少属于明版,其中也有不少精善本。由于《道藏》中拥有大量古本、善本,故不少学者均利用《道藏》进行古籍校勘或辑佚。如孙星衍辑《平津馆丛书》,严可均

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等。

3.《道藏》保存了道教对儒佛二教产生影响的资料

儒释道三家的斗争与融合,贯穿于东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始终,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和特点。在这一过程中,道经曾经吸收佛教和儒家的许多内容,同时也对佛教和儒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南北朝隋唐时期,三教围绕着神灭、因果报应、夷夏之辨等问题展开争论。道经对佛教的攻击,客观上对佛教的中国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。道教首创了以劝善书的形式宣扬善恶报应的做法,这一形式为佛教效仿。佛教施饿鬼的活动,受到道经中元思想的影响。佛教的守一禅法受道教影响很深。一些禅宗著作引用了道教资料。道经保存了不少两汉时期的谶纬资料。道教徒有不少注释“三玄”的著作,参与了玄学讨论。道教用以解释丹法的宇宙生成论对宋代理学的形成的影响更为巨大,为后者的直接思想渊源之一。许多这样的道经保存在《道藏》之中。

4.《道藏》保存了大量道教史料

道经记录了道教的全部历程。研究道教史,自然要翻阅正史和其他有关书籍。同时《道藏》中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道教史史料。如陶弘景《真诰》为上清史珍贵资料,也是研究灵宝派的主要资料。书中还有佛道交流及上清派与天师道交流的史料。正史关于早期天师道活动情况的记载很简略。陆修静所述三张科律,弥补了正史之不足。另外有些道经直接记录了历史事件和有关文件。道经中有大量的注疏序跋。有些作者具有特殊身份,他们注疏序跋道经这种举动的本身即具有研究价值。同时,注疏序跋的内容也是研究其撰著者的第一手资料。有的注疏序跋中还包含着有关道教的其他资料。《道藏》中还有许多综合性史料。

5.《道藏》保存了大量文学艺术史料

一些道经为了便于朗诵、记忆、流传,全部或部分采用了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。因此《道藏》也是一座文学宝库,很值得从文学的角度去努力挖掘。道教中有两种文学形式,即步虚词和青词,也为道教外所采用。道教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手法的形成与发展。《道藏》对中国古代音乐、戏曲、美术、书法、建筑、园林、雕塑、服饰等都给予了巨大影响。

6.《道藏》保存了大量医药科技史料

《道藏》和其他道教丛书中,保存了大量的中医药学著作。道经在养生方面的贡献非常突出。道经宣传的内丹术对于健身祛病是有效的。道经对气的重视和关于天人相副、人体小宇宙的观点,促进了我国古代气功的发展和对人体的研究。道教的黄白术和外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,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。道经还记载了铸造法、机械制造、天文学知识等。

二、悠久的《道藏》编纂史

郑樵《校雠略》说:“学问之苟且,由源流之不分”,“类例既分,学术自明。”这是说,研究学问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,应当搞清发源和流变,研究图书应当搞清分类和目录。陈国符的《道藏源流考》是研究《道藏》的主要奠基著作。

(一)《道藏》的形成

汉魏两晋时期,方士辈出。他们撰写经典,制作符箓,比较活跃。东汉宫崇向皇帝献上其师于吉所得《太平清领书》170卷,又有记载说张陵另出《太平洞极经》144卷。东汉末年,张角怀揣《太平经》,借助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,天下震动。张鲁撰写《老子想尔注》,依靠五斗米道实行地方割据,偏安一隅垂30年。黄巾起义和五斗米道割据两大社会运动,标志着道教正式创立。汉代还有人撰写《黄帝九鼎神丹经》和《周易参同契》,记录方士烧炼外丹的方法和体会。其后,三国帛和得《三皇文》,东晋时杨羲传《上清经》,葛巢甫造《灵宝经》,各种经书愈出愈多。这些经典及符箓的宗教思想相同或相近。东晋时,一些饱学方士,大量收藏各种宣扬修炼成仙和驱邪治鬼的经典与符箓,《道藏》初现雏形。

道教形成过程的总趋势是先有分散的小教,然后逐步联合为一大教。联合为一大教后,原来的小教则成为派。简而言之,道教是先有派,后有教。南北朝时期,各小教方士逐渐觉得大家有共同语言,好似共属一教,应当联手。这种认同意识催生《道藏》,有人付诸行动,精心将几个小教的经典编辑为一部总集,《道藏》应运而生。编纂《道藏》者旨在推动联合,即试图以《道藏》向世人显示一大教的存在,并巩固和加强各小教的认同意识。那时,的确有几个小教显示了实力,具备了联合的资格和能力。

六朝末隋唐时期已将贮经之处称为“藏”，但南朝和唐代的几部道经总集还没有称为《道藏》，而是称为《三洞经书》、《玉纬七部经书》、《三洞琼纲》与《三洞玉纬》等。“三洞”、“七部”等名词，表达的也就是《道藏》的意思。至宋代，《道藏》之称才开始普遍起来。

历史上编纂《道藏》有 20 多次，以下仅介绍历代编纂的 9 种《道藏》。若欲了解其他各次编纂《道藏》的情况，可参阅陈国符著《道藏源流考》。

（二）明代以前的《道藏》

1. 郑隐藏书

东晋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·遐览》篇中，按照“道经”和“诸符”两个类别，著录了其师郑隐的藏书。道经总集应具备三项最基本的特征：（1）所收道经基本齐全。（2）独自成为丛书。（3）编制了分类目录。无论是郑隐还是葛洪，均不是有计划、有目的地收集和编纂道经总集。但由于“郑隐藏书”丰富和葛洪《抱朴子内篇·遐览》如同“郑隐藏书目”，使“郑隐藏书”具备了道经总集的三项最基本的特征，可视其为《道藏》的雏形。之所以称其为雏形，是因为“郑隐藏书”尚有两点不足之处：第一，不仅缺斋仪之书，而且原始道教经典也遗漏很多；第二，葛洪的著录过简，并且不规范。葛洪之后，不见郑隐藏书的记载。

2. 陆修静《三洞经书》

南朝宋明帝尊崇道教，陆修静深受宋明帝礼敬。陆修静住在明帝于北郊天印山为他修建的崇虚馆中，弘扬道教，故得以皇帝之力搜取各地道经，尽得各地经书。可见陆修静编纂《道藏》得到宋明帝的支持。《道教义枢》卷二《三洞义》将这一经目称为《三洞经书目录》。陆修静大概没有为这批道经题一个总目，我们据经目称之为《三洞经书》大概是合适的。陆修静在崇虚馆以三洞分类法整理道经，对后世《道藏》的编纂深有影响。

3. 孟法师《玉纬七部经》

南朝梁代有两位孟法师。一位是孟景翼，字辅明，平昌安丘人。曾任梁武帝大道正，经常为皇帝讲法。因为他精于道教教义，时人尊称他为法师，号大孟。另一位是孟智周，丹阳建业人，为陆修静弟子。梁武帝时，孟智周曾与宝光寺僧法云辩论，亦精于道教教义，时人也尊称他为法师，号小孟。由于都姓孟，

都是法师,后人把他们两个弄混淆了,分不清谁是谁了。其中一人编成《玉纬七部经书目》,也有人说两人都参与了编纂,后人干脆笼统地题为孟法师编,兼指大小孟,随人去自由理解。从经目看,道士们对道经的汇辑、整理工作非常活跃,收集的范围更加广泛,而且确定了七部分类法,影响深远。当时也没有为所整理的道经题总名,但从经目看,可称为《玉纬七部经》。

4. 唐《开元道藏》

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刊道经,并著经目《琼纲经目》和《玉纬别目》。后人也有将《三洞琼纲》和《三洞玉纬》合称为《开元道藏》的。唐玄宗以尊崇道教而著名,道教在唐玄宗时十分兴盛。开元年间又值唐朝国富民泰的巅峰时期,无论是风尚、心理,还是人力、财力,都为编纂一部高质量的《道藏》准备了充足的条件。《三洞琼纲》与《三洞玉纬》编纂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不奇怪的。《三洞琼纲》与《三洞玉纬》也没有保留下来,但从广泛搜集、玄宗亲自领导、卷数众多和逐级转抄来判断,这部《道藏》显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

5. 《大宋天宫宝藏》

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冬,张君房被任命为著作佐郎,受命专门负责编纂《道藏》的工作。《大宋天宫宝藏》收入的旧《道藏》经本,即六朝隋唐旧经。另外又收入摩尼教经书和五代北宋新道经,故总数增加到 4565 卷。《大宋天宫宝藏》仍以七部分类法排列子书,但以千字文为函目,便于查找,是了不起的进步。《大宋天宫宝藏》完成于天禧三年(1019)春,前后费时五年半,并抄录了七部。

6. 《万寿道藏》

宋徽宗政和初搜访道门遗书,政和五六年设经局,令道士校刊。雕版当在政和六七年,地址是福州闽县九仙山天宁万寿观。由于该藏雕版于天宁万寿观,故名曰《万寿道藏》。据推断,《万寿道藏》大约共收道经 5481 卷。道经雕版印刷始于五代。《万寿道藏》是第一部全藏雕版印刷的道藏。雕版印刷使《万寿道藏》得以大批复制,广为流传。但《万寿道藏》后来失传。

7. 《大金玄都宝藏》

金代统治者对道教始而疑虑,继而压制,后终于转为扶植、利用。为此,金世宗、章宗二帝支持刊印《道藏》。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八年下诏将南京(今开封)《道藏》经版交给天长观(今北京白云观前身),又将中都玉虚观的道经运到

天长观供校刊用。金章宗明昌元年,又赐土地扩大天长观面积,用来修建房屋以贮藏经版。并派文臣二员,协助天长观提点、冲和大师孙明道参订经书。由于各种条件齐备,故不到两年即完成了搜集和刻版任务。刻版完成后,孙明道又会同诸道士,按照三洞四辅排列,商校异同,合成一藏,共 6455 卷,分 602 帙,题曰《大金玄都宝藏》。泰和二年天长观为大火焚毁,《大金玄都宝藏》的经版亦随同付之一炬。

8.《大元玄都宝藏》

元代除成吉思汗礼敬丘处机,全真道一时极盛外,其余皇帝并不过于重视道教,反而加以限制。但全真道的一时兴盛,却也为道士自己编《道藏》奠定了基础。元太宗九年宋德方主持平阳玄都观,与门下讲师通真子秦志安等计议刊刻《道藏》之事。秦志安听后,表示愿意承担。丞相胡天禄闻讯很高兴,捐白金千两。宋德方将白金授予秦志安,令他在平阳玄都观主持这项工作。前后八年时间,至乃马真后三年(1244)大功告成。宋德方、秦志安所刊刻《道藏》亦称《玄都宝藏》。“玄都”大概是指平阳玄都观。为与《大金玄都宝藏》相区别,似可称为《大元玄都宝藏》。佛道二教的斗争在元代又趋激烈,并对道经的存亡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宪宗、世祖三次焚毁道经,特别是焚毁纯阳万寿宫所存《大元玄都宝藏》经版,对道教文献造成了巨大损失。

(三)明代《道藏》

明代对宗教活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。但在政府划定的框框之内,统治者不仅允许宗教活动,有时还加以扶植。明成祖即如此。他在政变过程中,曾得力于道士散布的谶语,故而对道教的扶植和利用要超过明太祖朱元璋。他大力提倡供奉真武大帝,在武当山大修道教官观。他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修《道藏》。随着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去世,仁宗、宣宗对修藏没有表现出兴趣,明初开始的修藏工作即中断未行。直到明英宗继位,追承其曾祖父永乐先志,于正统九年诏通妙真人邵以正“督校大藏经典”。当年十月,《道藏经》刊版竣工。明英宗没有为这部《道藏》赐名,后人为方便起见,称为《正统道藏》,也称为明《道藏》。《正统道藏》凡 480 函,5305 卷。《正统道藏》校刊功成之后,英宗、宪宗、世宗诸帝陆续印刷,颁赐天下宫观。

明神宗又是一位崇奉道教的皇帝。他于万历三十五年敕第五代天师张国祥刊印《续道藏经》。因刊于万历年间,后人称为《万历续道藏》。《万历续道藏》凡 32 函,180 卷。《万历续道藏》紧接在《正统道藏》之后,合为一部总集。所以,我们今天一般也将《正统道藏》和《万历续道藏》一并简称为《正统道藏》或明《道藏》。

《正统道藏》和《万历续道藏》保存至今,国内外还保存了明版若干部。由于历代《道藏》皆没有保存到今天,所以我们今天说《道藏》时,一般即指明《道藏》。

(四)明代《道藏》的新版本

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,明版《道藏》陆续出现了重印、影印或点校的新版本,共 6 种:

1. 涵芬楼本《道藏》

1923 年 10 月—1926 年 4 月,田文烈、李盛铎、赵尔巽、康有为、张謇、董康、张元济、梁启超、钱能训、熊希龄、江朝宗、黄炎培和傅增湘等 13 人发起重印明《道藏》。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“慨出俸钱”支持宏举,请教育总长傅增湘总理其事。所用底本为北京白云观藏本。将原本缩为石印 6 开小本,改梵夹本为线装本,由上海涵芬楼影印。每部 1120 册,共印了 350 部。明版《道藏》存者不多,且藏于道观,一般人难以接近。自有了涵芬楼本《道藏》后,才有较多的学者得以阅览。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线装涵芬楼本《道藏》,功德无量。

2. 艺文本《道藏》

1977 年,台湾艺文印书馆缩小影印《道藏》,编为 32 开本 60 册,另有总目和索引 1 册。

3. 新文丰本《道藏》

1977 年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缩小影印《道藏》,编为 16 开本 60 册,另有总目录 1 册。

4. 中文出版社本《道藏》

1986 年 10 月,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缩小影印《道藏》,名曰《重编影印正统道藏》,编为 16 开本 30 册。